谎言也有善意的吗？或许有吧。当“神巫先生”接过陆青递来的不知名杖子时，张世宁从先生的神情中察觉到一丝异样，这令他不安。不过当他意识到对方不太有威胁自己的动机时，心神又舒缓了下来。法杖的震动极有规律，世宁心想，若是自己稍加点拨，听懂这个节律应该不难。先生不愧是先生，他同样察觉到了世宁的微表情，轻声念出了法杖震动的节律：“滴哒滴滴哒滴哒哒哒——”

先生收起法杖，又交还给陆青，说：“马先生无忧了，过几日便会回来。”

山寨一行人吃完饭便收兵回寨，临行前袁先生还叮嘱让世宁收拾停当就尽快过来。世宁当然不会放过这个向大师学习的机会，他帮陈叔家忙完几日的农活，便准备上山。子惜也觉得先生新奇，遂欲上山，两人便一同出了门。

未几，两人来到山寨，子惜照例吹了一声长口哨，看门的小哥打开寨门，说道：“子惜妹妹好久没来了哟。”

子惜笑着说：“本姑娘想来就来，想走就走。”

刚进寨门，世宁便听到一阵琴声。子惜指着前方的某个角落说：“顺着琴声就可以找到神巫先生啦。”

世宁好奇的问：“话说这个‘神巫先生’什么来头呀，‘神巫’不是一个地名吗？”

“你呀你呀，亏你和先生聊了那么久，居然这都不知道。先生当年曾在神巫一家叫什么来着的学院教学生，后来因为支持陈归南先生，被打压了。有一次好几个巫师联合使用巫术偷袭他，结果被他全部反杀，一下子就闻名了。”

言语间，琴声越来越响亮，他们隔着窗户已经能看到神巫先生了。“袁先生，我们过来了！”子惜冲着屋内的袁先生招手。

袁先生也不立刻回话，只是自顾自地弹琴。“读书人就是这样！”子惜气鼓鼓地说到。且待到他一曲弹毕，捋顺衣袍，缓缓起身，这才出门相迎。“子惜，我和世宁有些要事要谈。”袁先生说到。子惜反复端详二人，说：“嚯，原来还有本姑娘不能知道的秘密。”说罢就灰溜溜地走了。

袁先生将世宁请进门，观察了周围无人后，便请世宁坐下，然后问道：“世宁，你知道为什么我一定要带你云游吗？”

“这件事我也很好奇，不过先生如果不说，自然有您的道理。”

“哈哈哈，今天你过来，我就可以跟你细说了。是这样的，之前我们山寨夺来的矿物我们自己没有能力做精加工，只能托黑市转给别的厂家处理，你们家的厂子就是一个重要的处理点。你父亲是不是‘陈党’我不太清楚，毕竟我只是马寨主和他们的中间人，不过他的确帮了我们大忙。这次他入狱，我们也是多方营救，但看守太严，无从下手。现在你既然到这里了，我们也理应以礼相待。我看你颇有天赋，和你交谈之后又觉得你是可塑之才，所以邀你一同云游，弥补之前在矿坑荒废的时间。”

世宁听罢，恍然大悟，之前的疑问烟消云散。“承蒙先生抬爱，能与鼎鼎大名的‘神巫先生’一同云游是小宁的荣幸。”

袁先生点头称是，说到：“我们就不说客套话了，聊一下后面的计划吧。昨天晚上马先生已经被秘密接回来了，现在正在休息。我准备一周后出发，这几天我会教授你一些奥数的基础知识，你好生学习。等我和寨主交接完，咱们就出发。”

世宁问道：“嗯，是这样呀。那我们出发之后准备去什么地方呢？”

“你父亲被关在州治，郡治现在也在通缉你，所以这两个地方我们暂时不要去了。我们沿水路直接去棘州，我和两位老朋友约好在那里见面。在那里玩几天后乘船沿着大隙往东航行，直达天河。那里最近有一场文武会的文武比赛，不可错过。再然后我会回一趟神巫郡，了结一些旧事。”

这几日袁先生白天处理山寨的遗留事务，晚上就给世宁讲课，让他白天自己练习。教习时，袁先生忍不住抱怨山寨的管理过于混乱，他花了将近十天总算是理清了当前的情况，并逐一处理之前的遗留问题。学了数日，世宁觉得教习的内容实在过于简单，抱怨道：“先生，虽然我明白现在是在打基础，可是我每天所学不过是认认新词，闭目养神，然后就是对着烛光发呆。这些与奥数有多大关联呢？”

袁先生对这番质疑似乎毫不惊讶，笑道：“我当年也和你有一样的疑问。既然你已经提出来了，我就细细说来。你看这新词，不过是你之前认识的字的排列组合，可是意思却完全不一样。譬如这个‘相’，在朝廷里是个官职，也可以是一个介词，还可以是棋子的名称。在奥术领域，‘相’是指同一个世界在不同异变分支的表现状态。闭目是为了冥想，你的通感能力需要长期的冥想进行强化，哪怕你冥想过程中睡着了也可以帮助到提升。至于让你观察烛火，是为了提高你的专注度。你现在做事情总是容易分神。猫进来了就撸几下，开饭了就第一时间冲出去，外边有一点风吹草动你就扭过头去看。像你这样分神，什么时候才能打通奥术之门呢？”

世宁自觉惭愧，低下头，继续写字。

“《奥术集》看得懂吗？”袁先生问道。

“我只是之前瞄了一眼，里面好多字不认识，完全搞不明白。”世宁尴尬地说。“这是唐征送我的，他说他看不懂，交给我更合适。”

“哈哈，这家伙，装什么呢，他家也不像是白丁呀。上次我回山寨还遇到他呢，不知道哪根筋搭错了，就装作不认识我。”袁笑道。

“上次？就是马先生遇袭之后吗？”

“没错，当事我正在郡治和下游接洽，正巧在路上遇到他了。看起来心事重重地。”

“他不是死了吗，怎么会出现在郡治呢？先生可以告诉我更多关于他的信息吗？”

袁先生一时也懵了，说：“这事老马也没跟我说呀，我说他怎么把自家暗桩给撤了呢。待会我去问问他。这个唐征是我们在矿区招募的一位暗桩，负责为我们提供运矿的情报。不过他应该不止为我们一家提供情报，如今结合这件事，我更确定了。真是个复杂的家伙呀。”

结束功课，袁带着世宁一起去探望马哨儿。马哨儿听到动静，早已提前起来，候在门边。与上次码头相遇相比，这次他更消瘦了，脸色也是白的吓人。“袁先生，张小弟，你们过来有什么事情吗？”

“看望一下你算不算要事呀？”袁笑道。

三人进了屋，袁开门见山：“唐征怎么回事呀，为什么都传他已经死了？不干暗桩了吗？”

马哨儿面露难色，但又不好不说清楚：“我自然是没有理由瞒着你了。当时船员遇险，除了他和世宁，其他人确实都死了。他先醒过来，执意要走，还特意叮嘱我保密，就说他已经死了。我感觉他是收到了什么消息，要回去报仇了。”

“原来如此，既然他执意要走，也没必要强留他。马先生，我准备明天就出发了，去趟神巫。”袁先生说到。

马哨儿苦笑：“哎呀，你每次都这么着急走干嘛？我反正是真舍不得你，你看我没啥文化，周围这些村子这么多，管不过来呀。以前我总说做个土匪挺好的，先生一定要教我怎么去做土皇帝。我土皇帝做的累呀，为什么累呢，还不是缺一个常在身边的军师呀。”

袁先生看了看世宁，回复道：“马先生，这次我了解了心愿，以后就常留你身旁，做你的军师，如何？”

“那档子事你还挂念呢？”马哨儿神色黯淡了下来。

“冤有头债有主，我还有大事未完，真的没法安心待在山里。我之前几次出行，已经准备得差不多了，就差这最后一击。”

“你这个样子，像极了唐征！好吧，有仇不报非君子，我等着你平安归来，做我的军师。哈哈哈——”马哨儿笑道。

世宁听着二人交谈，疑惑越来越深，只感觉身边的人都心事重重。二人谈论这些时候，一旁听着的他完全是云里雾里。看起来大家都有深仇大恨未了结，那自己就先默不作声吧。

袁先生突然话锋一转，问世宁：“欸对了，世宁，之前你和唐征在矿区待了那么久，他有没有跟你说过什么关于他自己的情况？”

世宁细思，之前唐征只说自己还有一个远嫁天河的姐姐。不过既然他们与唐征并非完全一条心，自己还是暂时替他保密，免得生出事端吧。“这个他还真没说太多，他就说自己一家人都被仇家烧死了。”

“行吧二位，这么着，明天走之前一起喝我的饯行酒，怎么样？”马哨儿问到。

“恭敬不如从命！”

第二天众人一大早便聚集一堂，为袁先生和世宁送别。喝完饯行酒之后，二人准备出发，山寨众人都在下山路上的崖边向他们挥手送别。快要走出山谷时，远远听见子惜在喊留步。世宁回头望去，她正满头大汗地冲他们跑来。“等一下，世宁，给你一样东西。”

好不容易赶了过来，子惜气喘吁吁地弯下腰撑着膝盖，长吸一口气之后，立身从兜里取出一块玉制的链子。“这个是本地的护身符，保你路上平安。”

“哎呀，我们一行有两个人，怎么只有他有护身符呀？”袁先生逗趣道。

子惜低下头，想了想，说：“神巫先生有神功庇护，那需要我们这些凡人的护身符呀？”

袁先生仰天大笑，说：“我喜欢你的评价。”

二人辞别子惜，登上渡船，一路向东驶去。小舟快速通过了狭窄的水道，来到了宽阔的下游河段。世宁远远望着岸边的家乡，却又不敢上岸，百感交集。顺流而下的小舟不负众望，落日前就抵达了距离州治只有一百五十里的孤雁县城。天色渐晚，船工不愿再行，于是两人便下舟住店，准备第二天再出发。

客店就在码头不远处，一旁也有几家简陋一些的，贩夫走卒们通常就住在那些店中，更窘迫一点的直接在巷子里搭起简易的帐篷，再窘迫一些的直接抓些茅草铺在地上睡觉，嘴里还叼着草茎，一边咀嚼一边吸吮，彷佛在享用陈酿。

夜幕降临，两人吃完晚饭，回到客房准备休息。袁先生又叮嘱了一番功课，然后仰头便睡，双腿交叉搭在床沿上，未几便传来呼噜声。世宁见他睡后轰鸣如此，没了睡意，索性翻起了那本唐征送的《奥术集》。前几天袁先生教他识了许多奥术相关的生字，现在看这本书已经不像之前那么晦涩。这书讲的东西有些简略，世宁翻了好久，也没看明白这个奥术该怎么去学。倒是书上的插画挺有意思，很像自家精炼矿石的场景。

也不知什么时候，世宁突然感觉背后有人拍了一下他，他便一耸，惊得站了起来，回头细看才发现是袁先生过来了。

“看书呢？”

“哦是呢，这本书的字我已经能看懂了，就是觉得书有点简略，没讲什么有用的东西。”

袁先生拿过书来，翻了几页，微微一笑：“我以前看这本书也是这么觉得的，它好像说了些什么，但却什么也没说，最后几章下了一堆稀奇古怪的结论，结果又和现实相印证了。你知道这是为什么吗？”

“这个……我也不太明白。”

“我告诉你吧，这本书其实只是一个目录。他的每一节都是另外一本书的概要介绍，你得顺着作者的思路去把那本书看了，才能明白为什么他会这么下结论或者那样做设想。这书你现在还不要着急看，以后形势改善了，你会去学校系统学习相关知识，到时候有了一定奥术的基础了再看这个一定会有新的收获。”

“去学校？先生不教我了吗？”

“哈哈哈，不是不教你，而是有些东西我也教不了你。我虽然精通奥术，可是会用和会教是两回事。我以前在学院教的都是高阶的奥术知识，那时候下面的学生都困倒一大片。可是他们毕竟已经进了学院，多少都有一些底子，所以上课不听照样不妨碍他们学好。可是你不一样，你还小，的确需要一个循循善诱的导师帮助你入门的。”袁先生解释到。

正在此时，窗外突然传来人群的呼喊声，像是“着火啦”之类的。袁先生扒开窗户，远远望见远处河畔有一宅子着火了。周围人纷纷围过去，有的帮忙打水救火，有的帮不了忙的就躲开看热闹。大火熊熊燃烧，染红了整个江面。两岸的嘈杂声盖过了一切声响。之前还在店里兴致勃勃讲着段子的隔壁小哥也都纷纷冲下楼去欣赏这奇景。

将近深夜，嘈杂声渐渐消散了，原来是火已经被扑灭，江岸围观的人群也都星散。此刻两人早已是困倦不已，于是很快入睡了。

到次日清晨，世宁被先生叫醒，两人一同下到一楼去吃早饭。刚上桌，就听见一旁的人聚在一桌讨论昨天的火灾。“你听说了吗，昨晚益川商会会长庞之龙的宅子着火了，除了几个老人小孩，其他人全被烧死。”

“哎哟，这也太惨了，是意外还是有人放火啊？”

“衙门正在查这件事，听说可能是有人纵火。”

世宁听到“益川商会”，脑海里立刻浮现之前唐征说的话，他与袁先生双目对视，心领神会。正在此时，一队士兵冲进来，四处盘查房客的身份。袁先生望了一眼世宁，示意他先躲起来。世宁借着小二的掩护躲在了后厨。一会后，士兵们离开，世宁这才出来。“以后这种盘查还会很多，我们还是要多留个心眼。”袁先生说到。

“后厨老鼠真大。”世宁撇了撇嘴。

“自这里往下游走就可以行快船了，以前坐过吗？”

“没有，快船大吗？”

“比我们昨天坐的小舟大多了，不用人力，靠烧煤前进。”

世宁却说：“既然你们奥术师那么神通广大，为什么船儿不靠魔法驱动？”

袁先生笑道：“你这小子，奥术是沟通相与相之间的桥梁，开船跑车这种杂事我们可不管哟。”

吃完早饭，二人找了一条快船，只见这船长约二十米，宽约五六米，通身白漆，中间立着一烟囱。上船后进了船舱，逼仄闷热。先前已有许多人上船，占了位置。袁先生从行囊中取出两个小马扎，两人便这样坐着等。乘客们有的穿着长袍，有的短褐，但表情却都一致的木然。所有人都一言不发，呆滞地看着空气。每当有人进来时，所有人的目光都齐刷刷望着门口。

世宁心想既然船上如此无聊，不如静静坐着，闭目冥想，还能蓄来精神，便原地冥想起来。不知过了几时，一阵香气扑鼻而来，世宁睁开双眼，只见一位白衣姑娘从身前走过。“爸爸，船舱里有点闷，我出去透透气。”她对旁边地一位中年男子说道。

眼见她出门，世宁心中仿佛落下了什么，一时竟有些惘然。他起身出门，循着香气，来到船头。那位姑娘正在船头，手中拿着手绢，擦拭嘴角。“想必她是晕船了。”世宁默念道。

他走过去，问道：“姑娘，您这是晕船了吗？”

姑娘轻声回复：“这是我头一次坐船。”

“我叫张牧，龙潭郡人，很高兴认识你。”世宁给了她一个假名字。

“我叫柳思敏，长清郡人。我也很高兴认识你。”

说完她立刻回身返回船舱，世宁独自站在原地，一言未发。

快船的确是快船，顺着江流，下午落日前，船就已经靠棘州岸边了。棘州不愧是水运大港，往来大小船只络绎不绝。在内河难得一见地快船在这里排着队等待进港。棘州是长龙水流入大隙的入口，是水运枢纽。这里的街道宽阔，行人摩肩接踵，店铺许多都是通宵营业。一上岸，袁先生就领着世宁来到棘州最大的酒店——南方大酒店。

“客官，请问住什么间？”大门的经理问道。

“之前一位姓岳的先生是不是订了一个房间？我姓袁，这个房间就是订给我的。”

“嗯，是的。他特意叮嘱过，我这就带您去房间。”

南方大酒店整体采取西洋建筑风格，外面是西式仿古的大理石柱。屋内大堂高穹顶，有些类似于教堂的格局。来到房间，屋内宽敞透亮，全不同于之前的小客店。

“这个地方是真的宽敞呀！”世宁惊叹道。

“将来有机会的话你可以去秀丽城的花都酒店看看，比这个还要豪华。”袁先生说到。

这时，门外传来几声敲门声。“我们的客人到了。”袁先生笑道。